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

長樂鄭振鐸

憨山德

清

法語

貪則不止瞋則不反癡則不覺是以無窮之苦長劫
淪墜皆三者所致然此三者不越乎瞥然一念果能
念起卽覺覺之不息雖至愚之人可以鑄三毒爲三
德猶已指之屈信耳況聰明者乎雖然愚者欲寡智
者多緣多緣則精神不一而照功有隙故反不若愚
人之專也由是推之於世故之中非智則不利惟於
學道智爲大障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或曰旣以智爲障道而念起卽覺非智乎曰
智無二體用之克念則謂覺用之利私則謂智且覺
之爲言如大夢忽醒智之爲言如夢中之計較也故
覺之與智少有不同耳

古人云自訟此言少通文義者未必不能了了然觸
好惡關頭便昧却了也故知見愈多行門愈廣反爲
障道之賊此賊不滅雖與佛同胞無益英靈男子能
於好惡境上如急流撐篙相似篙篙不失則萬斛之
舟輕若鴻毛矣且道好惡之流怒如奔馬若何着鞭
咄直於好其人知其惡惡其人知其善好好惡惡此

知較然不惑如明鏡當臺妍醜交臨本光常淨便是
篙篙不失的樣子也雖然亦有好惡不能瞞者但知
而不能行不行之弊非外魔障礙乃我多生我相現
行爲之祟耳此祟現前卽當於我有仇之人觀想其
相以其兩足加我頸上口呼我名而罵我手搥我頭
而恨我爾時反照自心起惡念否若有念起卽當於
是人作父母想作如來想直待我之惡念消融譬如
陽回大地層冰頓釋則逆境之賊破矣爾時自信戰
功可立又於順境之賊更增勇猛凡所愛者必以天
下至公之理痛折私暱如折之不斷卽作仇想此想

現前愛魔自滅如是頭頭不肯放過愛魔之窟破之何難乎或曰但以心外無法觀之善惡好惡境界自然不可得矣何必瑣瑣碎碎作這等怵工夫耶噫慧勝而無實行者是不知事障還須事消理障還須理遣故患弱病者不可進之以瀉藥患實病者不可進之以參苓若然者慧勝而無實行果勝乎哉果不勝乎哉知此可以言自訟之効也

夫止觀無門卽以昏散爲戶昏散無地卽以明淨爲源是以善造道者必以止觀之火煨昏散之鑽煨之旣精精成定慧故聖人反復乾坤而不亂定之力也

徹窮萬有而不迷慧之功也若然者凡則卽明靜而爲昏散聖則卽昏散而成定慧如土爲器善作者卽成上器而不善作者卽爲下器耳究始終而推之上器土也下器亦土也然上器以盛宗廟之饌下器以貯輿臺之食譬夫聖凡皆性特苦樂天淵耳故凡不可不仰於聖苦不可不慕乎樂仰聖在乎明道慕樂必須斷苦明道貴悟自心斷苦必先絕惡雖然自心未悟則出苦之志豈堅出苦志疲則惡緣之本寧易拔哉以是之故自心不徹難與言止觀之作略者也
△凡煉心者必以話頭爲椎輪然而有有心話頭有

無心話頭有心話頭則初機精進者有無心話頭則無功任運者有有心話頭於現行時卽伎倆窮矣惟無功任運者生則於昏沉睡熟之際死則於悶絕息斷之時如水清珠雖汨汨乎濁流之中而光耀炯然也余以是知尋常世所謂散心稱佛者臨命終時冀其得力不殊一星之火欲沸滄海豈不愚哉

夫嗜羶臭者不可與語芳潔也執狹小者不可與語廣大也然而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身也至芳至潔至廣大者心也而天下自古自今自男自女自賢自愚皆以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執嗜而不厭何哉

良以皆未悟至芳至潔至廣大者故也如悟而知之雖鳥獸蟲魚之微亦莫不慕此而厭彼矣況首出萬物至靈至聖者乎雖然此身之羶臭狹小吾不件數而示之此心之芳潔廣大吾不若揭日月以明之使其昭然共覩天下豈能卽信之哉噫此身之羶臭狹小自足至頂自內至外周觀悉數地則皮肉筋骨水則涕唾津液黃痰白痰赤痰又若血之腥尿之臊屎之臭蛔蟻百蟲蟠屈宛轉伸縮浮沉於五臟六腑之間以爲高天厚地嘉山秀水竒花艷草瑤宮金屋珍饈寶味皆樂之而不厭也以臭爲香以穢爲潔以

苦爲樂竊謂是足以爲極樂矣寧知天地之外更有他樂耶由是觀之人爲萬物最靈者而嗜執至羶至臭至狹至小之身曾不知覺何異乎彼之蛔蟻百蟲蟠屈於革囊之中以爲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而竟弗悟者哉且皮肉之類感土而有濕者感水而有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凡有感必有還還則所謂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皆不可得也況嗜而執之者乎豈不卽化羶臭狹小而成芳潔廣大之心乎故曰心山育功德流馨萬由延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知此始可與語心之芳潔廣大矣紙盡姑置之

△古人之交朋友也取其長而舍其短就其賢而矜其愚長則補賢則師是以心愈誠而志愈堅德愈茂而身愈下下則受受則廣廣則大大則無極無極則不窮不窮則能常矣故反愆而責已者進德之基也含怒而尤人者召禍之始也冀其不窮而能常惡可得哉

心無好惡好惡由情故情有愛憎而境成順逆也是以遇順境如登春臺熙然與之偕忘觸逆境不啻乎白刃撼胸與之偕死嗚呼人生若夢憎愛如雲夢有惺寐雲有聚散惟所以能惺能夢者如太虛焉故知

太虛者何妨雲之聚散乎今有人於此好其人推之
層霄之上惡其人陷之重泉之下吾知其寸虛無竇
天光奚生哉

眼光照境初無憎愛不爲旃檀先照不爲狗糞後照
是謂平等光也此片平等之光在佛祖分上一喜一
怒一哀一樂無往而非本光於凡夫分上熱惱雲中
時一迸露而現行力猛卽復蔽之故曰彩雲影裏神
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神仙莫看神仙
手中扇所謂雲之與扇者卽五蘊坑中煩惱執着也
故善造道者能於好惡難克之際此光迸露之頃着

眼窺徹不被現行所轉是謂豪雄少不精彩癡雲頓
合始作觀照則力費排遣如一夫當萬幸克者幾人
哉於光露之時一肩領過積劫無明當下冰消如兵
不血刃天下太平矣

南印度香至國王施無價寶珠供養般若多羅尊者
時國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彼所得乃以
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
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
無踰此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
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

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
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
光辨於此旣辨此已卽知是珠旣知是珠卽明其實
若明其實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
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
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
歎其辯慧又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爲論而知
所寶者惟齊威王楚王孫圉而已威王不以徑寸之
珠爲寶楚王孫圉不以白珩爲寶是知所寶在此而
不在彼雖然華竺不同邦而風軌未始不同故以寶

爲寶者照惟盈丈以人爲寶直照千里震旦鼻祖菩
提多羅知寶外無道道外無寶惟時有通塞用有行
藏旣而少林壁觀九年得一神光華聯珠貫以色爲
聲聽之以目頓使心精遺聞珠體獨露靈焰爲燈光
傳無盡象先而不曜晝後而圓照不曜近昏圓照近
智重以悲承之則燈又化爲高廣大車矣是車也豈
窮三際橫徧十方兼載凡聖包舉古今由是而觀則
魏王之乘小大何如哉故曰化家爲國者不知道化
心爲道者可以兼忘天下予以是知萬物一物萬神
一神唯善用其心者何物非神反是者何神非物何

物非神雖靈山重疊眼絕纖塵何神非物雖靜默淵
澄心多窒礙又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
之卽神又曰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然此寶復有解寶
行寶證寶忘寶唯解寶者則知尊其所知矣行寶者
其寶光漸將完矣証寶者寶雖已完不忘則用不全
故惟忘寶者乃能用寶也嗟乎寶之所以然寧易知
哉如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證中道廢弛証而不能
忘如人在甕如魚在陸且未能自用況能用物乎
萬物浮沉出沒苦海雖人天有異橫豎不倫長劫迷
墜情爲其根情之所起以迷自心自心靈徹照極循

動動則有昏昏又生動昏動交加如輓轡下上靡有
窮已究實言之情本於愛愛滋貪疾貪而不足遂生
不悅好惡無常互生互滅於如意境繫戀耽湏如醉
如癡害當頃刻猶自嬉嬉以相忘故耳大都不忘則
一體生異忘則異體如一有二有對有對角立角立
之際抗然爾我微逆卽知惟於順境相忘之至異而
如一一則無對無對難覺又衆生最初受生由愛而
來順境滋之任運冥合所以逆境易覺順境常迷能
於順境照之不昧則愛源漸竭瞋波亦停瞋不自瞋
由愛所生愛旣漸除瞋豈不滅譬如伐木旣截其根

枝柯自墜曠愛交損亦復如是

地無邊際皆吾足履聲無邊際皆吾心聞地乃所履心乃能聞所履者死能靜不能動能聞者活而恒活故萬聲不昧巨細了然恒故聲自起滅聞者不遷譬諸寶鏡光明圓滿象觸卽照妍媸難瞞唯其照而不情叢應無迹無迹之妙應不留影所以從古至今彌照彌閒我心本光普應萬有有未嘗關足之履地其亦如然吾言地死指物之權耳根旣妙身根亦圓足不自顯因地以彰地不自露因足以知猶若交蘆兩虛相倚頓悟足地能聞亦爾

夫人之所以有生死者以見思未斷耳見則五利使也思則五鈍使也歷三界九地而言之故所以有開合也五利使者謂身見邊見邪見戒取見戒禁取見是也五鈍使者謂貪嗔癡慢疑是也此十合言也開則天台四教儀註中可尋脩覽也此十斷盡藏教果頭位也圓教七信相似位也果頭七信二位賢聖便能六通縱任無違山壁由之直度矣斷此十惑初修空觀空分別我法二執二執卽十惑也亦開合有異耳惟圓教修進迥異常途而一心三觀圓修滿進最初行者存志意在直破根本無明不在見思塵沙也

然而觀志堅猛任運而進見思粗惑帶落之也如壯夫入陣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也然刀頭展處王之左右任運而傷者未嘗不有也王者根本無明也左右者見思惑也見思如盡將破塵沙矣然而非空觀能破惟用假觀此惑可破塵沙之爲言者言其不明者多也不明者何法耶謂世出世法世則經濟王伯天文地理陰陽筭數吉凶消長文武雜藝萬物所由周知根本出世則三學六度十方塵刹佛土或設法之軌度生之儀種種方便三十七品及八萬法門等一皆通徹則塵沙無明斷矣此菩薩初斷此惑徧

遊十方國土承事十方諸佛一一問明一一印正了無餘疑自是而後烏玄鵠白莫不知之矣此假觀工夫不過博訪先覺無事不知也言無明者謂觸事面墻也塵沙旣破將破根本無明矣根本之爲言者言其能爲一切衆生惑業根本故也此根本無明最初本淨本不覺故迷而循動三細生焉此三細者爲見思塵沙根本見思塵沙是其枝條枝條雖則先斷根本猶在行者此際惟以中觀之斧破之然此三細於楞嚴經中分爲四十二品破之四十二位者謂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後兼前塵沙無明故曰四十

二品初住菩薩以中觀力四十二品中斷最初一品無明而入初住卽能王百佛土封疆矣一佛土封疆一大千是也一大千者卽積一千箇天地謂之小千積一千箇小千謂之中千積一千箇中千謂之大千而初住菩薩如此大千佛土能王一百矣

夫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未始爲道障而所以障道者特自身自心耳故昔人有言勤勞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智卽安心也身卽安身也夫安心者託物而生者也安身者假物而成者也然惟真心物生不生物滅不滅真身氣聚不聚氣散不散物者何前

塵之謂也氣者何四大之謂也所謂安心者觸境生情好惡代謝從生至老從老至死綿然不斷於不淨處耽涵味着如自髓腦執吝不捨雖有良師父兄善友言以覺之非唯不能頓然棄捨改惡遷善猶至於結恨者不少也此縱妄心情識順則歡然逆則不悅如此者所謂人頭牛耳又有勞勞勤勤深謀遠慮以養生爲計者貧則冀富富則冀貴貴則冀壽壽則冀仙情波浩浩無有窮已此謂癡衆生也究而言之如此妄念終朝汨汨畢世辛勤不過最初一點安心不能空耳我故曰飲食男女聲色貨利非能障道也障

道者惟此妄心也此妄心又名智者何哉以其善謀能畫故也若能廢此妄心從前種種勤勞如湯消水泮然蕩矣然能廢此心者非真爲死生漢子英靈豪傑未易易也金剛般若經中須菩提首以降心爲問者蓋知此心苦海源頭生死根株故也此心一廢智識消融所謂真心者如浮雲散而明月彰矣明月照世高低遠近四海百川行潦蹄涔處處影見然未嘗有心也惟悟此心者雖凡夫而卽佛矣不悟佛亦凡夫也妄心真心並陳於此有志出世者留心焉妄身真身不暇言矣

能所分而不斷者良以能本非所所本非能然則能不自能所不自所能不自能由所故能所不自所由能故所由所故能則功屬於所矣由能故所亦功歸於能矣功屬於所則獨立者所也功歸於能則獨立者能也凡謂獨立則無待故曰不分不獨立則有待故曰分知此則得實相之用矣實相者毫無滲漏之謂也

古人云難易相成是以難卽易之機故畏難者謂之自塞易機易者靈而常通之謂也通卽易易卽變變則神

大智道人每曉人曰世之迷倒者莫甚貪欲而貪欲之起起於前境前境雖衆惟男女色相最爲妖嫚男愛女色觀女如花女愛男相觀男如寶綿着生愛雖白刃其蹈湯火可赴敗名喪德玷俗戕生亦不暇顧矣殊不知揭妝飾而觀之四衢之中頭蓬醜露豈惟不生愛着且嘔噦不勝矣再揭皮而觀之寧獨嘔噦且不勝恐怖矣再去肉而觀之則白骨頹然寧獨恐怖已哉始悟由空有骨由骨有肉由肉有皮四者具而加嚴飾乃能惑人今天下紛然如登春臺如觀好花至死不悟可不哀哉奚若外嚴飾而觀其皮外皮而觀其肉骨外肉骨而觀其空外空而觀無生夫無生者衆聖之所宅萬靈之所始故曰惟得始者可以善終如不窮其始而死雖金棺銀槨藏之吉地謂之善終可乎

作若有作安能有止止若有止豈復有任任若有任安得有滅惟其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所以能作作止止任任滅滅也有人薦此則三世十方五蘊十八界拈取絲毫許向人前拋擲吾恐黃面瞿曇亦無辣手△楞嚴經曰妙觸宣明此語開剖本光無剩矣第學者思致不妙往往當面蹉過昔有堂頭問僧隔壁聽

釵釧聲卽破戒戒作麼持僧曰好箇入路由是而觀
在身則爲妙觸宣明在耳則爲妙聲宣明一根旣然
何根不爾又四祖信大師年十四叅璨大師曰願和
尚與信箇解脫法門璨曰解脫則且止卽今誰縛汝
信遂大悟於言下古德有言曰磕着撞着無非入路
良不我欺也

師曰坐靜有三品曰下劣坐平等坐增上坐下劣坐
者但能舌拄齦齧齒關謹密雙手握拳夾脊天柱挺
豎不欹以信力爲主或持半偈或持佛號及呪上有
嚴師慈護下有法侶夾輔是謂下劣坐也平等坐者

初以識破根塵識三界爲主於三界始末洞悉無疑
臨坐時視身如雲影視心如網風別無作手若能堅
勁昏散痛癢自然剝落或一坐半日或兩三日飲食
不進氣力仍舊是謂平等坐也增上坐者始以洞徹
本心爲事或以古德機緣關技癢者自然疑結不化
若負戴天不共之仇我不欲嗔悶而嗔悶塞破虛空
直得依正聖凡合下盡翻窠窟有此等志氣力量累
足蒲團以刻超劫而無超劫之心到此時昏散無渠
栖泊處盡十方三世都盧是一箇話頭迴迴然在前
塞煞眉眼忽然心地有爆荳之機不生欣喜何以故

渠我故有今適相逢有何奇特是謂增上坐也
小人與君子處莫之然恒有不快君子之心此正小
人之情也如小人幸而自知此情痛力克治則不煩
歲月便覺與君子處則快然與衆人處則惕然矣從
此以明勇爲前茅克治弗已將來與衆人處則快然
與君子處則惕然也如至此更克治之不休則又非
深於悟自心者不能耳

天機粗濫佛語卽障萬苦駢集而天機深者皆導師
也故曰善用其心觸處緣因不善用心頭頭障礙如
威音之前未有佛興而因緣無地則威音之師畢竟
其誰殊不知苦卽導師何用別徵然威音之後亦以
苦亦以樂亦以不苦不樂雜示而爲熏機又萬不同
也惟威音非苦煎逼雖天機深覺亦難開覺開則一
切緣因皆從中流出此威音果上之用也思之則凡
有疑滯可觸類而通矣

凡夫之知周乎六尺聖人之知無外不了然凡夫之
知離無外不了之知則知無所本如喚六尺之知必
爲自心則心惟六尺而六尺之外毫無所知如洗蕩
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終不得矣如不洗蕩此知則
無外不了之知亦終不得矣故曰卽能知不得徧知

離能知不得徧知。離卽離非不得徧知。卽離卽非不得徧知。此聖人萬古不欺之言也。

大抵衆生之機不越四料簡。有高而不能下者。有下而不能高者。有不能高下者。有能高能下者。善教者隨機引接。

夫真心明淨。本自圓照。照極昏生。瞥成業相。由是轉現頓興。冥然能所。然而智相未起。猶無分別。因不了現相。從自心生。妄生分別。分別卽智相也。智相卽是意識。種種愛憎。千態萬狀。變幻無常。妄分疆界。若無意識。而眼耳鼻舌身之五識。雖各寄根。各守分限。然

皆無分別。旣無分別。五本無五。則眼耳等識。言一亦可。言五亦可。六根不能互用。總因意識橫計。眼則能見耳。則能聞等。意識若空。則眼耳識等。終日見聞。未嘗見聞。以無分別故。凡有分別。卽有能所能分別者。是心所分別者。是境。心境角立。物我紛然。故迷彼明淨。所以一箇精明。分爲六用。眼乃見色。耳乃聞聲。情塵交互。妄生妄滅。無有了期。故眼離明暗。則無見體。餘五亦然。見體旣無。誰明塵相。塵相旣無。見體亦無。塵見雙亡。原一真心。此箇真心。情生則轉爲根塵。情空則根塵原是真心。根塵真心。迷之成二。悟之原一。

只此一名待二乃有二若不有一何所寄譬如說箇不可得待有可得有此不可得始有可得若無不可得可得亦何所寄則前所謂業轉現三相及智相復歸元真蓋迷元真而有此等悟此等而顯元真此等元真不是兩物譬如一箇醒人少有昏生雖聞外聲又不明了雖不明了又聞外聲喚他作醒實不明了喚他作昏又聞外聲到此境界謂之昏醒相半有人喚之則隨醒邊無人喚之則隨昏邊既隨昏邊外不了境內不作夢昏然而凝能所未成少頃入夢能所則有初者謂之證自證分二者謂之自證分入夢則分兩分能見者謂之見分所見者謂之相分法喻參合理自曉然

色生處卽是空生空生處卽是色生萬法雖廣無越空色苟能洞達色空則無塞非通無通非圓圓則理徹事窮佛祖聖賢便可同一鼻孔出氣矣

根塵非物妄想成迷妄想原空根塵成滯余以是知根塵非妄想而不有妄想非根塵而本無不有則山河非礙本無則念慮非知山河非礙則無往而非身念慮非知則無往而非心無往而非身則塵塵剎剎皆功德之聚無往而非心則念念心心總妙應之機

情與無情本來一片佛與衆生原非兩致是以衆生
笑語卽如來圓極之談諸佛梵音卽衆生詼諧之語
或謂我但按指海印發光或謂我罄欬洩唾皆西來
意真不我欺自是衆生不了自心非幻成幻直下知
歸本來成現雖然造斯玄極功由慧力譬夫觀語實
相者究語所從若生於覺觀外無匡郭則音韻不成
若生於根器內無覺觀則鼓擊無由反復推窮兩端
不有二既不有中又何來當體無依豁然獨露如是
則豈五目之能窺四智之可測哉 示弟子
修行易而悟心難悟心易而治心難治心易而無心

難無心易而用心難如倚門傍戶者不可與語此也
學佛者倚傍釋迦學儒者倚傍孔子學道者倚傍老
子離却倚傍露地上立脚如師子王往返遊行跳躑
自在了無依倚唯悟徹心光者信手使用若定上座
從臨濟來或問如何是禪和寤到底定卽搗住擲向
橋下有同行者解之定曰若不是這老凍膿直教禪
和寤到底定可謂信手使用者矣如是之用出世卽
名爲佛經世卽名爲儒養生卽名爲老彼倚門傍戶
者譬猶賈舟自無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
某部寺某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

若彼真主卒然相值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而且
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睜眉努眼高
談濶論孰不自謂聖賢豪傑之徒一朝撞着個沒面
目漢子將無孔鐵椎輕輕敲擊未有不眼目動定支
吾不及如是而安望其能知四難之旨乎

皮裘子曰外離無合外合無離離由合生合由離起
以離推合合無所從以合推離離無所自至人知離
合無我遂推至於遠近無常古今無待也是以先天
而生不爲老後天而降不爲少近取諸身旣其然矣
遠取諸物未始有二道焉於六塵之中就觸塵推之

如此然受杖楚者不能究痛之始終則不免魂驚骨
駭酸楚入心雖息斷形消神遊氣散而能知者尚抱
痛取生生隔世矣而痛猶歷然或自祖而傳於父自
父而傳於子子孫相繼積五代而痛始化嗚呼衆生
積情情積成堅至於賢女化爲貞石蓑弘血化爲碧
推其所以然之故始從迷性爲情情積而萬化無恒
故變化者不出乎有待有待始終之別名也智者知
其如此直推痛於未痛之前於旣痛之後始終了無
受痛之地正當痛時以勇乘明應念化痛爲樂痛化
則在有而能無樂存則在無而能有在有而能無可

以卷舒塵刹於毛孔在無而能有可以展毛孔而吐山河也故曰善觀察者卽一塵而入佛智乃今以觸之一塵始於離合相推延而至遠近古今靡不達也況入塵塵三昧者哉

一切寤時於有色處則見色於無色處不見色此天下之常情也一切夢時於無色處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此亦天下之常情也惟達道者以夢時無色處見色之情驗寤時有色處見色之妄皎如日星更有何惑哉

夫馳情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鑑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旣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於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非明耳乃幾乎息矣幾乎息者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

僧問臨濟見大愚還如何黃檗便知渠大事已徹師

崇禎老人集
三
曰寒者得酒顏面生春飢者得飯精神發悅况醉無
上醍醐者哉

包萬物者天地也包天地者泰清也包泰清者知是
何物有物則不能載有形無物則功何所存知則不
疑疑則不知不知而不求其知終不知矣人爲萬物
之靈知愚知賢知寒知暑知香知臭知古知今於是
物也而獨不知人果靈乎不靈乎

般若者真智慧火也凡夫二乘皆有而不皆善用之
或執有或執無知有知無所謂真知也真智慧火觸
有有壞觸無無壞矣

因境有之心凡有而聖無惟無生之心聖凡共有凡
有而聖無者有待之影也聖凡共有者無待之光也
向上一路則又非無待有待可能彷彿惟本色衲子
鼻孔在手所以生殺自在聖凡交馳正與而奪正殺
而生夜光在盤其宛轉橫斜衝突流轉不可以意得
之惟其不可以意得者不可以卽知求離知求非卽
非離求

因送亾僧骨入普同塔問大衆曰此把骨頭與天界
寺佛牙且道是同是別同則凡聖不分別則心外有
法速道速道衆無對良久曰一入普同僧海裏慈悲

波浪潑天香

饑渴燒心令人熱惱幾死少得飲食濟之便覺無限
清涼不求而足殊不知飢渴之初有不饑渴者存焉
但肯徐而察之如池開水滿月忽現前豈待旁人指
點然後見哉雖然衆人以飲食男女生飢渴自衆人
而上者以功名生飢渴或以義理道德性命生飢渴
雖復高明與卑暗之不同而飢渴之前者未始不同
也故君子急以聞道爲前茅

夫空色一條而或兩之兩之者人自兩耳所謂一者
果兩乎哉然一若不兩則萬物奚源兩若不一則衆
人絕梯聖之階矣故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無

梧桐壯風芭蕉壯雨梧桐芭蕉產於地而風雨來乎
天如風雨不資乎兩者之善壯則飄風驟雨乃知其
威而微細時桐蕉雖有若無也故曰天不資地無以
生地不資天無以長夫有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尚
必相須而能成其體故毛蟲羽蟲苟無雌雄則其化
也易窮今有人於此進道德而退勢利殊不知微進
則退無其母微退則進無其資若然者道德勢利初
非兩物也惟善用者勢利皆道德也不善用則道德

隱然流而爲勢利昧者不知也是故道不足則以德濟之德不足必資乎仁義仁義不足必流於刑名惟聖繼聖則不流降是吾不得而知焉

古之憂天下者以飲食男女爲大欲思欲治之殊不知憂其一而不憂其二者也夫飲食男女若無能知則相悅之地甘味之本無由矣能知之不憂而憂所知是不知類也然能知難破類油入麪以其習熟成性苟不能洞明本心以無我而靈者治之則油終不出矣今天下號稱講道者不知能知是賊豢養無法又力滋培之所謂無我而靈者亦終屈而不伸矣更

有甚者認能知爲主人公爲見性爲良知噫喚奴作郎何其甚也夫螻蟻之知能周芥許鴟鵬之知能周數千里然究其所從名有大小能則一也故曰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非聞道者不能焉如龍聞以神蛇眼聞牛鼻聞根易而聞不殊則能知者可以類

推矣

一身九想初皆強觀強觀力孰應念俱見見見脹則惡見壞則恐恐惡難堪計棄此身如厭死蛇腥臭逆鼻魂夢齟齬况復眼觀行者至此欲覓淫心等焦穀芽如石女兒十方推求五內徧搜一切毛孔往復搜剔臭穢熏蒸淫念何地惟求一死乃快吾意一想力成

紫柏老人集
三三
慾海頓枯若彼諸想一一成就何穢不滌穢想既爾
淨想之因初無定相一微之忽忽而隨流流而不返
計臭爲香由忽積刻由刻積時由時積日由日積月
由月積歲由歲積劫由劫積迷如油入麪情不復性
麪難出油一迷永迷覺路昏黑愛欲爲命昇沈萬端
六道板築三塗習熟刀血火燒飲食衣服苦痛無量
徹心入骨聖人哀之教卽此想強觀不淨不淨功圓
顛倒習化卽蛇而龍卽凡而聖長揖苦趣生死縛解
無我之樂樂無有盡逆推其功由一想始
發揮談論是文字般若若能勘破身心迷情是觀照般

若佛與衆生同體是實相般若

此心本來喚識不得喚智不得故曰說是一物則不
中奈何無性隨緣瞥生一念自爾之後三細六粗次
第名焉所謂大圓鏡智者法身上用平等性智在凡
夫時名染污識此染污非是外染污謂其計八識見
分爲我究理言之見分實非其我以其橫執而計之
爲此識體此識體以我爲主卽生癡見慢愛謂之四
惑此四惑不比六識煩惱動心發念乃生乃是莫知
然而然凡觸境界自然而憎自然而惡此習最細又
喚做俱生無明此就染言也若就淨言之六識作法

空觀卽七識法執自伏如六識作二空觀久六識自
轉爲妙觀察智久而精進觀力漸猛卽七識我法二
執融然冰消成平等性智至於八識及前五識化爲
大圓鏡智成所作智此二智在果上一念相應時轉
不涉階級者也前所謂三細六粗者八識之異稱也
由是觀之莫愁八識不成大圓鏡智五識不成成所
作智但要六識上著得力見得透日積月深自然轉
識成智六識旣轉成智不坐頂墮加功不已七識自
然轉平等性智此二智在凡夫最初發心出世一念
至於第七地是其收功也至於八地九地十地及等
覺皆無功用到也

比來佛法大患患不在天魔外道患在盲師資七大
錯耳一者以爲禪家古德機緣可以悟道悟道斷不
在教乘上我且問你安禪師讀楞嚴破句悟道永嘉
看維摩經悟道普菴肅禪師英邵武皆讀華嚴論悟
道你謂唯禪家機緣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豈非大
錯二者以爲知見理路障自悟門道不從眼耳入須
一切屏絕直待冷灰豆爆發明大事始爲千了百當
一得永得我且問你當世黑白中誰是有知見理路
者你若果檢點得一個半個出我也不管他悟道不

悟道敢不惜之。只恐亦不多得。一日王介甫問蔣山元禪師曰：教外別傳，可得聞乎？元曰：公有障，且以教海資茂，霧根更一兩生來，乃可耳。今人去介甫遠甚，尚未解爬先學走，豈非大錯？三者以爲念佛求生淨土，易而不難，比之參禪看教，唯此着子最爲穩當。我且問你：淨土，染心人生耶？淨心人生耶？半淨半染人生耶？全淨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淨土，則名實相乖。因果離背。若半染半淨生淨土者，吾聞古德有言：若人臨終之際，有芥子許情識，念娑婆世，斷不能生淨土。若全淨心生者，心旣全淨，何往而非淨土？奚用淨土爲？如是以爲念佛一着子，能勝參禪看教，豈非大錯。四者有等瞎公雞，聞真雞啼，假雞啼，皆做効作種種聲，以爲動念卽乖本體。思量便落鬼家活計。況復有言乎？我且問你：此等見識，爲是解，爲是行，解則何乖動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飯，熟後方能酬一轉語，亦不乖本體。諸大禪老皆許其悟徹。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非鬼神通之心，開而明也。思量何傷，觀音聞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爲病，豈非大錯。五者人生未必無欲，有欲能制而弗隨，非賢者不能。又有縱而不制者，頗藉多生慧種，稍涉獵。

教乘或得一知半解卽眼空一切以爲古人造理不
過如此本來無事何必別叅於逆順境風之中又東
飄西蕩作不得一毫主宰我且問你古人見得卽用
得着你這般沒頭腦卽見得用不得尚未夢見敢無
慚無愧莽撞說大話徒招苦報豈非大錯六者三教
中人各無定見學儒未通棄儒學佛學佛未通棄佛
學老學老未通流入旁門無所不至我且問你你果
到孔孟境界也未若已到決不作這般去就若未到
儒尚未通安能學佛佛尚未通何暇學老又有一等
人謂佛家道理先是義利關頭便見不明白何況聖
道且其書汪洋汗漫卒不能摸其邊故不如各守已
道豈不省事我且問你你悟佛心否若悟佛心心自
無疑無疑則無悔無悔卽入信今你不愧自己天機
淺陋反疑佛經豈非大錯七者在家出家之人較唐
宋黑白天淵不同唐宋時人若裴休蘇軾於宗教兩
途並皆有所悟入或一句一偈讚揚吾道猶夜光照
乘千古之下光不可掩燦然與佛日爭明卽吾曹或
與之酬酢若韜光禪師答白樂天偈寂音尊者酬陳
瑩中之古詩亦自風致有餘至於碑文經序雖長篇
短述不等然與修多羅若合符契非真得佛心者孰

能臻此至。本朝自宋濂以來能以語言文字讚揚吾道者不道全無。敢謂亦少。蓋唐宋諸公與方外人遊俱能超情離見裂破俗網。置得失榮辱於空華之中心。心心相照。如兩鏡交光相似。故其遺風餘烈。後人自不能附贅。嗚呼。以情求道。所謂首越而之燕也。去情求道。所謂離波而覓水也。若人於兩者之間。別有出身之路。不涉忌諱。官取不參禪。不看教。敢保他悟道有日。如以兩者之間立脚跟不定。不若做個長行粥飯人。豈不是好。又今之僧俗。或親師訪友。未見師友之心。便乃揣摩卜度。某師不過如此。某友亦不過

如此。此心既生。則雖如來復起。亦不能利益渠矣。況其它乎。凡親師訪友。譬如摘桃。寧暇管其樹之曲直。唯在桃美而已。若然者。親師訪友。剛以情識求道。豈非大錯。如是七錯。我也是趁口胡說。一上不知黑白。賢豪以爲何如。然此七錯。亦是醍醐。亦是毒藥。能善用之。毒藥未始非醍醐。不善用之。醍醐未始非毒藥。我又問你。此七錯。一念未生時。着在何處。一念已生時。着在何處。若人辨得出。老漢與他提鞋挈瓶。有日在。如辨不出。不可草草惹他明眼人笑你去。念非忘塵而不息者。蓋念與塵如形與影。若謂形先

而影後影先而形後形影本非能所此皆未了心外
無法而隨情穿鑿者也夫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然心
法若似二者何哉良由以理照之則心外無法法外
無心以情分別則物我抗然難以消釋橫謂見前分
別者我心何疑見前所分別者彼物何疑物我橫執
積執成堅堅塞十方何往非執辟如蜂蜜初無中邊
嗚呼此執之累我遡流窮源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
猶澆水於冰冰日漸厚堅者不化而厚者愈堅如是
積習堅於大地厚於須彌若欲破蕩苟非了悟本心
目前無待於境緣逆順中痛以無待之光智慧猛火

燒然力深則此習千佛出世終難化也靈潤法師野
火四來無逃避處同行逸散潤師卽作唯心觀禦之
以爲火寔自心豈有心能燒心之理此觀稍入火卽
潛息此乃破蕩堅習之様子也如是而塵自忘而念
自消塵忘念消本心始全以全應物物無不順物無
不順雖應無應應而無應則古今中外誰物誰我卽
如以我周旋於我我外何物以物周旋於物物外何
我故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蓋
自遠而習近者之能事也如得近者駕近以接物則
此道光矣

示學者

圓顛方服頂冠束帶謂之黑白之徒此兩種人或由
儒而入佛由佛而入儒或終不相入或相入而變化
無窮儒亦可佛亦可此之種種遡而上之云何忽生
之前譬如大火聚上無一可泊泊則焦爛不旋踵矣
故曰衆生攀緣之心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
上由是而觀以攀緣心學出世法出世法皆攀緣也
以無攀緣心學世間法世間法皆般若也今有人於
此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惟參禪究話頭足以見
道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則永嘉讀維摩經而悟
六祖聽金剛經而悟普菴肅看棗柏華嚴論而悟天

台智者讀法華經得旋陀羅尼三昧如此樣子難以
廣舉又宗門機緣皆諸祖舊案苟得其人據案則典
刑可步賞罰可行照用不惑綱宗在握於喑鳴叱咤
之間棒喝雷霆之下偷心頓死活句縱橫苟不得其
人所謂千七百則葛藤翻成魔繞一遭纏縛萬劫難
解何以故見刺入心故古德有言曰文字語言葛藤
閒具本無死活死活由人活人用之則無往不活死
人則無往不死所患不在語言文字葛藤顧其所
用何如耳又外語言文字而求道者卽語言文字而
求道者世人謂之宗教宗教旣分各相非是一則以

爲宗可以悟心教惟義路義路惡足明自心哉殊不知精義則能入神入神便能致用悟心亦精義之別名故宗門大老有大機大用苟不入神機用何自故曰解得佛語祖師語自然現前真萬古之名言也常黑庸白菽麥不辨雌雄未識妄自謂文字語言我不必求之離文字頓然超悟者吾始快心如此之流眼中親曾勘驗十個却有五雙都懷此見不化管取佛語終不精佛心終不明兩者既無所入復旁搜曲問雌黃諸方某善知識如何某善知識不如何一旦利害當頭死生信急如何不如何亦總記不起了況能

死生自在乎故曰憂不深不免忽略病多太細求猜刻鬼在我願一切黑白賢豪教不可不精宗不可不明教精則佛語我語也宗明則祖心我心也到此田地卽佛入儒卽儒入佛終不相入無可無不可自知用處誰搖動得汝雖然猶是途路之勞向上一着猶未夢見在

示法屬

問汝一歲之前多少歲數汝答一歲之前父母陰陽交會如未交會又問汝父母兩家念頭不動則陰陽交會境界又在何處若曉得父母念頭未起時則汝之歲數多少必定知得下落如這一點不曉得便是

買檀香雕佛佛終不解放光若透徹了這一點卽狗
糞雕佛也解放光破汝覆盆之暗且人生幾何苦多
樂少生死不明一息不來驢胎馬腹又恁麼撞去了
可不哀哉古德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
時我則曰出得頭來休要問五千劫裏細尋思示鍾生
師問子今現在之身惡得而有對曰假借四大而有
問曰四大未聚之先子身惡在對曰身本無有問曰
四大旣散之後子身惡在對曰亦無有師合然大笑
曰子求身於四大未聚之先旣散之後皆無有獨現
身假借四大而有以理推之得非兩頭無而中間有

乎兩頭旣無中間獨有恐無是事子當熟推之先有
中間而有兩頭耶先有兩頭而有中間耶倘推之精
熟觀智剖開子然後再來爲子痛究子心又復何在
如究身未精卽乃究心心終不精故曰審名以精義
精義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東方聖人西方聖人必
由道也故顏子則隳肢體黜聰明老氏則曰吾有大
患爲吾有身若吾無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知行
於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東方聖人也若究其所歸
本與儒同宗昔人曰老氏之學源易謙卦也雖然窮
生死之故究性靈之極設不學佛終難徹了何以故

蓋窮靈極數之學苟非滿證自心事理無礙者終未
易明也事則屬數理則本靈窮其理而遺其數則謂
乾慧極其數而昧其理則謂之忽本若夫瑜伽唯識
乃極數之書也華嚴楞嚴窮理之經也數理俱精如
不透禪宗乃葉公畫龍耳豈能與雲作電哉故學究
身心者身不精則有生死榮辱之累心不精則有好
惡是非之攻故曰究性與命自身心始如忽身心而
不究雖讀五車三藏終與身心何益哉示阮
堅之
聖凡無門門啓迷悟迷悟無本本於自心自心不明
以耳聞聲則信以眼觀聲卽疑矣雖然以耳聞聲則

好惡皎然以眼觀聲則好惡何存於此了知毫無疑
惑方信不惟大士能以眼觀音人皆可以眼觀音也
嗚呼前境不化而融能根不解而脫此邊解也如融
與脫功若不昧則境與根未始非本也功若可昧則
又聖凡不辨始覺無功矣安有是處哉示李
聖奉

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不二隨順現諸淨土與
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文殊普賢普眼金
剛藏彌勒清淨慧威德自在辨音淨諸業障普覺圓
覺賢善首法菩薩等共入神通大光明藏嗚呼是大
光明藏豈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獨有之而一切衆生

果無分耶雖然一切衆生迷無我靈知而認攀緣有
我之知爲自心是以貧女宅中之寶藏窮子衣裡之
明珠現有而不能用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此我婆伽
婆之語也昔人以具易證真淨文禪師呼爲癩鼻奴
以文字義理障自本心佛語猶疑而不信妄改聖經
則其所悟可知已故曰不涉情解當處現前凡聖路
斷則所謂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爾時向甚處安着用
光曾參道人於長松蘭若且自願持大方廣圓覺了
義經始而讀讀而成誦既成誦已則持之不假卷帙
用光能泝而上之初則假卷帙再而棄卷帙成誦誦

而能持持而能精精而能入則所謂神通大光明藏
者與婆伽婆諸大菩薩磕頭撞腦時果有分別耶如
簡擇得出則不妨他日流水野雲桃源城市驀然撞
着始能商量賢善首老漢流通之句時光能幾聲色
關頭神通光藏脫被埋沒則生不若不生也用光勉
之體之示那用光

夫華嚴大典雖文豐義博實雄他經然其大意不過
四分四法界而已一念不生謂之理法界一念既生
謂之事法界未生不碍已生已生不碍未生謂之事
理無碍法界如拈來便用不涉情解當處現成不可

以理求之亦不可以事盡之權謂之事事無碍法界行者能信此解此行此證此總謂之四分也又事理無碍法界自大典東來幾千載而黑白諸豪傑莫不以爲此經是根本法輪皆研精殫思疏之論之至於事事無碍法界則如子聞父名終不敢稱謂縱有強發揮者亦不過以理融事事始無碍若然則大雄氏於事理無碍之外設此法界豈不徒然也耶又帝心之與善慧或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鑿人灸豬左膊上等語乃不過旁敲耳夫帝心善慧皆文殊彌勒再來彼二大菩薩於事事無碍法界亦惟

旁敲不敢正言今子書是經於青山白雲之間可謂大有勝緣也者知子前三法界可以智識通之末後一界子若不離智識而求之則終難入矣且離智識而可求之則土木偶人亦可求之矣何待子求子若求而未通未通之處正好猛着精彩拚命求之如命根忽斷則子所書之經譬如塗毒鼓擊之發聲有心無心聞者皆不旋踵而死死後復活再來印可未晚

也示麟禪人

活人之身固仁矣尤莫若活人之心爲不可思議也活人之身以藥活人之心以法藥則有無難必法則

自心卽是初非有無可限者也又心不活心如水不
洗水何以活之能悟此卽佛鑿耳如有疑卽不可放

下疑極更疑疑若忽破方可論鑿

示陳
醫生

夫饑寒之於榮辱貧賤之於死生天下莫不以爲患
嗚呼知其爲患而不知患之所自是之謂迷迷則不
覺不覺則不能返旣不返則自生至死莫非背本而
行殊不知一生背本乃至於無量生如能直下返照
達本忘情情忘則煩惱根拔煩惱根拔前所云患之
所自得矣得而治之則皮煩惱立地根抽始乃治肉
煩惱骨煩惱嘻皮煩惱抽則六通縱任無爲山壁由

之直度此謂枝末無明盡也枝末無明盡其靈用尚
乃如斯况骨肉煩惱盡乎此三煩惱世人名尚不知
惡知其義義旣不知惡知其理理旣不知惡知其道
而所謂德者尤不知矣夫名者義之筌也義者魚也
義有衆多會而通之之謂理理而行之之謂道行而
功忘之謂德今欲治身心而名義不辨毋乃徒役其
名徒役其名計治而有效不亦癡乎卽如有身則有
飢寒之迫次之榮辱再次之莫大乎死生又有心則
有好惡順我則喜逆我則嗔自是而後則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我大覺聖人示之以毘舍浮佛偈如讀而

成誦誦而推義推義會理理會可行行則有證示實上人
夫貧者思富富者思貴貴者思安逸安逸者思不死
殊不知從思有生從生有富貴貧賤勞逸以至萬有
諸苦不可勝窮也故欲濟苦海者必以無思爲舟楫
而彼岸始登焉然思不能自無必假聞道以無之道
不能自聞又必假緣因爲之汲引乃可聞耳夫緣因
者誠諸佛之母衆聖之資以相好爲緣因者如觀德
人之容而鄙吝各自消之類是也以音聲爲緣因者如
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之類是也又以聖教爲緣因大
善知識爲緣因善友法侶爲緣因以逆境爲緣因以

順境爲緣因或以精進勇猛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
血爲墨寫大乘聖典爲緣因故曰佛種從緣起如是
種種緣因雖皆聞道之助唯最後刺血爲墨書經緣
因最爲超勝但衆生身相執重蚊蠅微而咬之尚不
勝怒而拂焉使之不去不已況以利針刺指血流心
驚而能挺然忍痛得終勝緣苟非素常信心堅篤識
見超群者豈易爲之唐貫休尊者題楚雲禪師血書
法華云剔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部文十指瀝
乾成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法燈當痛歌此詩數十
遍則身執自輕矣身執既輕此經不過五千餘字書

之奚難哉

示法燈居士刺
血書金剛經

夫吾曹於日用之中不以無我我所之光照破交錯
憎愛之境雖處幽閒寂寞之濱無異乎馬足車塵之
地也故曰但自忘懷無往不妙

碧雲寺語如奇等

予讀東吳支謙所譯阿彌陀經始知諸佛頂光有小
大不同有七丈頂光一里頂光百里頂光乃至千萬
里頂光唯阿彌陀佛頂光殊勝無量攝山棲霞寺寺
背有千佛嶺嶺有巖龕如蜂房螻穴高低曲折累然
布列其佛身量亦有大小差別先是齊徵君明僧紹
請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感天雨四華夢覩佛容

於是徵君據夢所見覺後令鑿山成像若干尊功未
半而徵君逝矣其子某臨沂令繼父志完之自齊迄
元將千載其間寺之興廢佛之成毀皆因緣會遇耳
金兀朮屯兵攝嶺將戰禱佛冥祐及戰敗績怒令諸
將曰佛既不福我祐賊佛卽賊也當毀之雪憤以故
巖龕像設無擇大小並遭損或身首殘缺以至耳目
口鼻臂腕錯壞見者悲之予雖不敏敢藉如來寵靈
并素菴禪伯蒼方丈之獎愛願脩補之禪伯之孫名
海印者實聞予言卽願捐軀圖之嗚呼徵君之奉佛
兀朮之毀佛奉佛心也毀佛亦心也用之善則光流

萬世反是則惡塞虛空虛空有壞惡名乃滅慎之哉
且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情消常光獨露肯心自
許矣此光有七丈至有千萬丈及無量國土者非諸
佛道別是皆因中所願不同也海印來前予東西南
北之人去住無常姑書此以遺若其勉之書示海印
一蝨在耳鳴若雷震一蚤在懷攢咬不寧況乃四大
毒蛇盤糾一身人不知怖非喪心病狂土木形骸者
孰能堪之至於四蛇相鬪力有強弱勢有輕重火蛇
乘勝則心骨蒸燒風蛇敗績則四肢不舉土蛇質重
水蛇性寒一有中我寒痛酸麻精神恍惚苦楚萬狀

雖名曰人與鬼無異病後思之可懼可驚是以毘耶
城中淨名居士示疾說法指四蛇爲大患呼五欲爲
鳩毒彈偏斥小歎大褒圓會麓入妙百千伎倆淨佛
國土成就衆生若然者病與不病顧其人用心何如
耳善用其心大患鳩毒卽廣長舌相喚何物作病文
子不遠數千里抵燕京一旦遘疾將若不起仰藉三
寶光被得再生之路病雖漸愈而長途南還秋高木
落悲風慘悽行者依依此時能思病中苦惱較今者
秋容溢目杖履飄然不急於此中求個無疾病方子
作箇自在無患人則愧淨名老漢多矣文子來前吾

問你正病時有不病者麼文子不能答道人叱咤曰
隔江見影傾趨去先後無心分別他文子薦得四大
毒蛇未始非四等慈也

示寂言
文子

淨法界身本無生死瞥爾情動十界昭然由粗而精
由苦而樂則地獄界因十惡所感餓鬼界因慳妒所
感畜生界因癡姪所感人界因持五戒所感修羅界
因修善兼嗔詐所感天界因十善所感此六界謂之
六凡聲聞界因四諦所感緣覺界因修十二因緣還
滅所感菩薩界因修六度所感佛界因修無上菩提
所感此四界謂之四聖若由精而粗由樂而苦則不

能入佛界者在菩薩界不能入菩薩界者墮緣覺界
不能入緣覺界者陷聲聞界不能入聲聞界者墮天
界不能入天界者墮修羅界修羅界不能回心則墮
畜生餓鬼及地獄界人界不回心亦墮畜生餓鬼及
地獄三界嗚呼一心未生凡聖皆不可得唯淨法界
身圓滿無缺一心既生則聖凡判然毫不可昧是以
修行之者以十界鏡心凡念頭起處當知自己所入
所墮之界如掌中見紋理條然明白如於十惡境上
生心卽知是地獄界因於慳妒境上生心卽知是餓
鬼界因於癡姪境上生心卽知是畜生界因於五戒

境上生心卽知是人界因於嗔詐善境上生心卽知是修羅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卽知是天界因於四諦境上生心卽知是聲聞界因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卽知是緣覺界因於六度境上生心卽知是佛界因然而地獄苦有輕重餓鬼飢有淺深畜生癡姪有厚薄人道有富貴貧賤修羅有強弱天人有優劣聲聞緣覺有巧拙菩薩佛有差級是皆衆生日用業力所感如鏡照面好醜宛然然地獄衆生欣慕餓鬼餓鬼欣慕畜生畜生欣慕人道人道欣慕天人天人欣慕聲聞聲

聞欣慕緣覺緣覺欣慕菩薩菩薩欣慕諸佛何啻泥蟠之龍之慕雲霄蹄泔之蟲之慕滄海哉乃有一種擬人厭浮生有限壽樂不常欣慕仙道以圖長壽享樂永久殊不知地獄衆生一念能發無上菩提之心乃至直超菩薩境界況天之與人修羅之與仙乎如在人道中不能發無上之心培佛種子則不若地獄中能一念發菩提心衆生遠矣且地獄之苦不爲極苦女身之苦最爲極苦雖貴爲天子之母自謂受福無上殊不知訪道名山參禪佛海不若貧賤男子多矣何者女人障礙無量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

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
但發衷心訪道名山亦由我參禪佛海亦由我遊行
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
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橫自在去來隨意以
此言之則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明矣然要脫女
身亦不難但能信得善知識言語透徹反邪歸正旁
門小道一頓屏掃朝去暮來歡喜煩惱忙閒動靜昏
沉散亂種種關頭毫不放過惟以毘舍浮佛頌爲根
本話頭於一切逆順境上綿綿不斷歷歷不昧持誦
將去如是做工夫做得三年五年若無効驗當來若

不脫女身不惟我之舌根當破則十方諸佛廣長舌
根亦當破也我發此誠實語汝等不能信受不能以
十界照心警策日用墮大地獄現身招苦總怨不得
善知識咄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示法燈

夫一心不生有無莫待況有聞見者乎雖然一心既
生矣六根旣備矣舍是而有入者未之有焉故至人
說法或以舌根演之耳根入之或以身根啓之眼根
入之以至鼻與諸根循環而闡其微無常而納其妙
若然者則凡悲歌感慨唾罵譏訶棘林瓊樹衣冠禮
樂鼓吹笙簧飲食男女是非好惡戈矛交加鼓而進

之金而退之寂寞雲林喧囂市井皆如來廣長舌相
也有入無入顧其聽者何如耳萬曆歲在癸巳春三
月十有一日夕陽在峯爐煙凝翠虛堂若鏡心眸澄
淨時開郎趨入肅拜而立齋頭有身根說法眼根聽
受舌根說法耳根見納之語予不覺舍然大喜曰吾
子可謂知言矣因拔筆書此以廣其義焉示道開
聖人設律所以防奸邪祖制綱宗所以防魔外是以
是凡是聖若不打這箇圈圍裡過得縱有些微見地
皆非正因故巖頭禪師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年
來去佛遙遠真子簡出在處逐隊成群胡吼亂吼若

遇箇作家拈大明律一條據賊問罪直饒你古佛再
來也須納款況小根魔子者哉雖然如是且道末後
又作如何話會天上樂有盡人間苦不窮百年如曉
夢莫待醒來空

老漢挂搭清涼山中一日浣禪人白曰浣患熱病幾
三月時浣母視病勞頓不堪怨而祝曰這斯何不早
死於是浣知母慈不及佛慈多矣老漢不覺愴然久
之乃謂浣郎因汝知言矣然而猶未盡善也佛慈之
於衆生雖天覆地載空包萬有亦難喻之況情愛之
父母乎父母觸惱至極則怨心猶生衆生觸惱如來

遠經塵劫猶且委曲方便慈護之不暇不至成佛終
 不已也由是觀之佛慈母慈豈可同年而語哉示浣
 禪人
 萬曆辛卯仲秋三日達觀老漢被業風吹到一處名
 曰華嚴菴菴前有流水菴背有青山青山與流水廣
 長舌相寒時老漢問浣禪人曰此菴名甚麼對曰華
 嚴菴老漢從容就上一撥我聞華嚴有四法界一曰
 理法界二曰事法界三曰事理無礙法界四曰事事
 無礙法界且道理法界現前時事法界在甚麼處事
 法界現前時理法界在甚麼處事理無礙法界現前
 時事事無礙法界在甚麼處若謂理法界即事法界

事法界即理法界此便抹略前兩重法界了也只成
 得個事理無礙法界若謂事理無礙法界即事事無
 礙法界則是釋迦老人開事事無礙法界成個有名
 無實去又四法界中前三法界特為後一法界作前
 茅耳是以前三法界饒你透徹了了第四重若過不
 得不免逢緣觸境種種嬰障礙去此種種障礙亦非
 天降亦非地湧亦非人與亦非境礙其病根只在事
 事無礙法界關楔子卒未能掉臂過得此個關楔子
 非但今時學人透不過去昔有一座主內外淹博於
 黃面老子所說一大藏教無不指掌明徹於孔老百

家亦無不詣極自謂經世出世無不了當且有一條好熱肚腸病天台賢首慈恩三宗及外教侮慢佛法互相冰炭擬作一書折衷三宗墻塹內典適有一禪人問曰我聞座主欲折衷三宗不知座主是誰家兒孫座主曰本宗賢首禪人曰杜順是華嚴第幾祖座主曰是第三祖禪人曰此老有個頌子曰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敢問座主如何理會座主舌大而不能答禪人曰此是你本宗關捩尚透不過敢折衷他宗乎由是座主發憤叅方去達觀老漢卽今爲現前天衆再下个註脚使人人

管取當下了徹雙林傳大士乃彌勒菩薩化身渠亦有個頌子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謂傳大士頌子與杜順老漢是同則彌勒菩薩乃慈恩之始祖也杜順亦文殊菩薩化身乃華嚴第三祖也而慈恩本宗相宗華嚴本宗性宗性之與相從來冰炭不相入者如何說同若謂是異相宗如波性宗如水波不離水而有水不離波而顯如何說異又臨濟有個四料揀一曰奪人不奪境二曰奪境不奪人三曰人境俱奪四曰人境俱不奪汝大衆且道四料揀與四法界是同是異謂同則饒你

華嚴四法界重重了徹於臨濟四料揀中又透不過
謂異則臨濟所傳佛心也華嚴四法界所詮佛語也
豈佛心與佛語自相違背者乎老漢生平不耐扯葛
藤今日只爲現前大衆於華嚴四法界中如盲人摸
象相似乃老婆徹困如此雖然永嘉大師有言嗟末
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治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
滅除令瓦碎嗚呼聖人慈悲之心豈啻天覆地載而
已豈啻慈父慈母而已但衆生不悟自心故不知佛
心旣不知佛心安知佛語宜乎於四法界中撞頭搥
腦左滯右礙過在未明自心耳且道如何是自心懷

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咄

莫道是兩重公案疑則痛叅去

示浣上人

夫慈惠之與謙謹含渾之與精勤深靜之與光明而
殘刻之與我慢褊急之與因循輕浮之與昏庸此六
者之與彼六者果一物乎果多物乎嗚呼善惡無常
麤妙如幻唯了悟自心者能力行善用之雖殘刻亦
慈惠也如存我未忘之徒雖慈惠亦殘刻也以此觀
之慈惠之與殘刻果一物乎哉果二物乎哉顧其人
用之麤妙何如耳故曰善造道者不煩千日之功靡
不臻其妙詎不信夫

示開侍者

師問本公居常人謂色身有壞法身不壞且道夢時法身在否本曰在師曰夢時身與醒時身同否曰同曰醒時身有壞否曰有壞曰夢時身有壞否曰不壞曰醒時身既有壞則夢時身應同有壞夢時身既不壞則醒時身應同不壞弗爾即不可言同如何甄別△師問本公凡作一字少一畫可成字否本曰不成曰有義否曰字既不成安得有義曰畫全成字否曰成曰有義否曰有義師曰且如身字有幾畫本曰六畫曰義在那一畫本無語少頃進曰義在六畫師曰均等六畫不均等六畫以成其義曰均等曰總均別

均若總均則義總在初畫餘五無義別均則畫畫有義散則不成本無語

二段俱示本禪人

飲食二字

忍誤當作
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能制大欲者則可與言無上覺道也夫欲之難制甚於毒龍猛虎於是覺帝顧命之際阿難請問佛滅度後四衆人等以何爲師如來勅曰我滅度後凡我弟子以波羅提木叉爲汝大師能若是如我住世無異由是觀之則波羅提木叉旣爲佛子敢弗欽承邇來去佛時遙豈惟山陬海隅僧徒不遵戒法卽名山寶地不知波羅提木叉是何骨董嗚呼自心清淨戒根本潔自心空寂定水本澄自

心明徹慧光圓滿一念之忽無端強照所謂本具戒
定慧迷而爲貪瞋癡矣自是從生至死從死至生死
死生生纏綿業網昇沉靡常或鱗甲羽毛天冠人服
苦樂萬種皆曰無明故曰隨順無明墮諸有若不隨
順諸有斷若然者無明智慧譬若一指之屈伸耳予
奪皆由自心焉用他力顧其人自肯不自肯何如耳
果自肯發心雖至愚之人渴而知飲饑而知食男而
知女女而知男旣辦肯心卽將此知知身非有知心
惟名身心解脫則逆順境緣千差萬別皆發揮我自
心之光也到此時節智慧尚無地可寄況愚癡乎予

以是知人無愚智但在發心不發心耳故智慧之人
肯心未發亦與牛馬無異現前大眾已往所作從此
無論旣經拈闡以來斷須共遵佛勅杜絕女人無令
入寺女人旣不入寺自然德香清遠泉石生光亾者
得生善處生者俱獲禎祥少違佛勅死者愈墮生者
滅亾現前大眾各各要知好惡必以波羅提木叉爲
汝大師無得怠慢無貽後痛

示覺山
寺僧衆

四明天童滅翁文禮禪師往淨慈叅混源不契謁育
王佛照光禪師照問恁麼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
豁然領旨異日照再問是風動是旛動這僧如何師

曰物見主眼卓豎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
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照喜其俊邁後松源唱道饒之
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卽棒出
師聞之頓忘前解往叅焉蒙印可師上堂舉楞嚴經
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云不
汝還者復是誰殘紅落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
燕子啣將水際飛嗚呼汝看這滅翁老子六歲卽知
有此事見佛照發之見松源了之及出世爲人一機
一境片言隻語生殺自在魔佛膽落譬如淮陰出師
霍光立朝節制典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故曰叅須

實叅悟須實悟用須實用汝三人旣皆割斷世緣回
心行脚老漢雖不敏有幾句淡話布施汝等前途作
個拄杖子也須知好惡始得用去第一句斷得盡第
二句做得徹第三句隨分過能於第一句中荐得不
唯可與佛祖爲師要見滅翁老子面目亦不難第二
句荐得管取汝等天上人間受大快樂去第三句荐
得又不若卽就目前隨緣度日亦好何必水雲萬里
討甚勞頓雖然古德有言汝有拄杖子與汝拄杖子
汝無拄杖子奪汝拄杖子且道爲甚麼如此咄妙德
菴中辭我去兩行熱淚爲誰流

此三則機緣皆是古人了大事之蘧廬也雖然行
在中途卒風暴雨忽然到來亦可以作個躲避苦
架免得淋頭澆面去汝三人既取斷得盡第一句
則念佛持呪誦經總屬第二句中不知一切果斷
盡了我問汝等茫茫行脚畢竟以何爲拄杖子譬
如樵夫入山不持斧子漁翁入海不持網子將甚
麼斫柴將甚麼捕魚汝等黑樓莽撞如此竟不自
知可笑可痛老漢憫汝等愚癡忽略特着當家的
持三則機緣授汝等前途作個拄杖子大須要知
好惡如旃檀不知其香狗糞不知其臭逆境不知

忍辱順境不知厭離忠言不知爲我阿諛不知害
我如是行脚縱行到頭白老死有甚利益由是觀
之莫若不出門好雖然男兒自有冲天志肯落尋
常流輩中畢竟此三則機緣不透生不如死

夫心術無常聖凡緣起一切惟其所憑憑諸淨則人
法夢空根塵迴脫自心完朗反是則三塗橫闢萬有
沉淪衆苦交纏絆縛終古抱靈男子可不慎哉茲陸
生痛染習難除乘勝道場恭伏三寶光中刺指血書
戒文可謂嚴以自治慎其所憑者也將由凡入聖博
度有情道人血願陸生無忘

示陸
季臯

吾聞古皇先生有言曰大凡物有累則力寡如目累於色耳累於聲鼻累於香舌累於味身累於觸意累於攀緣六塵封蔀一心光蔽矣是以地大四塵所成則能載有情水大三塵所成則能載地大火大二塵所成則能載水大風大一塵所成則能載火大由是觀之一塵不立則其力大不可思議焉吾人封蔀六塵而不知覺終古若長夜固有慧力而不知用寧不痛哉

示楚光
禪人

夫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微之乘危危之傾微苟無志以持之則微者幾不復矣雖然微果非危乎危果非

微乎微乎危乎危乎微乎今有人於此苟有志於道德功名之域不能尊其所謂微者寧惟所願弗克將靡所不至焉噫萬類紛紜唯人最靈不能重此而重彼非夫也

勉馬
大之

夫火非膏不延膏非薪不熾或者以火譬神以膏譬精以薪譬形故精竭形腐則神不留矣若然者火未嘗不在微膏與薪則相不可顯故曰相火者火之皮膚也若所謂性火者豈可以耳目聞見之所計哉第貴神而明之耳

古人以衣惡衣食惡食則謂之能甘澹泊大率惡衣

不過榘蔴之類惡食不過糟糠之食吾雖不德夏則
喜着榘蔴冬則樂服布裘食則糟糠菜根豈查靡所
不甘至於斷食或一日兩日或三日習以爲常略不
經意嗚呼吾雖如是不知後之居喜福者果能踐吾
之志否如能之則叢林自然秀茂鸞鳳自然翔集法
道自然興隆山門自然無事噫青山流水可以怡耳
目貝葉蘇燈可以澄身心天子不得而臣之諸侯不
得而友之一介匹夫而能臻此者皆佛光所被也可
不自重乎

示喜福
寺衆

自佛法東來天下但知有佛而後有法有法而後有
僧殊不知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及十二部
經皆以僧爲本源也故曰僧者佛法所從出而本源
不清則佛之與法有若無也乃僧之本源則又基於
性事二戒性戒者洞明自性決了無疑卽名性戒事
戒者初則根本五戒中則沙彌十戒後則比丘二百
五十戒五戒者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十戒
者五戒後續增不香油塗身不坐高廣大牀不故徃
聽音樂不手捉金銀生像等不過中食二百五十戒
者茲不暇述是名事戒邇來世道交喪凡爲僧者事
戒茫然不知況望其洞明性戒乎涿州石經山爲天

下法海自隋琬祖以來龍象蹴踏振揚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爲草莽金碧化爲泥塗究其病源在吾曹性戒不明事戒不持故耳老漢實於此山有大宿因感慨今昔不能坐視於是命諸檀越贖瑠公塔院已贖自隋以來高僧骨塔二百餘座已復思業旣失而歸復復而無所守不若不復乃集東雲居西雲居兩寺住持并執事僧等撞大鍾搥法鼓稟報十方諸佛釋迦如來一切賢聖僧思大尊者琬公尊者諸護法靈聰本寺護伽藍神等授以毘舍浮佛傳法頌開性戒之本源也次告以根本五戒者培事戒之

磁基也尔等自今而後各宜懺悔前愆改往修來於毘舍浮佛頌始而能讀讀而成誦誦而無間忙閒則性戒有日明於根本五戒勉強受持能千日不犯則盡形壽可持矣噫仰佛寵靈及大善知識委曲提拔性戒事戒果能如車兩輪如鳥雙翅保重不失則運遠騰空有何難哉咄八十翁翁上場來決不是小兒戲爾等也須知好惡則佛本源枯而復榮涸而復溢端在是矣

示東西雲居寺僧衆

汝欲他行實爲好事反求古之成大器於當世者無一人不從行脚中來也若不徧遊知識之門歷煉錡

鈍之下而欲成器者未之有也雖然未必常行而不
住亦未必常住而不行但當行則行當住則住其當
行者或飽食閒居恣情肆欲不行而住其可乎其當
住者或逢辣手師承真正道友不住而行其可乎據
汝所見以爲世緣擾擾不與佛法相應擬舍而他求
殊不知佛法與世緣皆爲餘事於自己分上了不相
干不若向擾擾處回頭轉腦看畢竟是甚麼不得作
世緣支撐亦不得作佛法會取久而恍然自省則其
工愈倍矣如或雖欲行脚求心不息緣念紛然今日
某州明日某縣奔南走北盲盼心馳至於白首終無

成就直須按下雲頭捨着性命歷艱經險面皮若生

鐵鑄成遇樂逢歡心志似純鋼打就心不到境境不

到心如是一則有少許行脚分耳

示慈航
運侍者

夫利較名則名高於利名較身則身復親於名身較
心則心又密乎身心較性性則復爲彼種種本故曰
窮理盡性嗟乎性若可盡則欲盡者果何物哉其所
欲者又果何物哉如金剛與泥人揩背而痛癢甚奇
但未有知之者殊爲土地恨也

示陸
季高

夫玄黃無咎咎生於情情若不生觸目皆道故情有
理無者聖人空之理有情無者衆人惑焉古德云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又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由是而觀則得心者千差皆如膠境者一真紛擾嗚呼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所謂一法者果即心而有耶果離心而有耶果非即非離而有耶學者於此苟能諦審觀察觀久緣熱爆然心開則離亦如即亦如非即非離亦如若然者無往而非如矣豈可以萬盡之哉萬如當痛持戒珠無爲五色糞之所埋沒勉之勉之示萬如禪人

夫情未變之初謂之心心之前謂之性性體本具明靜二德以性體無外不能自覺故強照生強照生則明靜之德變而爲昏動矣昏動既作則萬法生焉而變化莫窮也故名無知覺者謂之依報謂之器界有知覺者謂之正報謂之衆生此自本而未也又謂之順流謂其流逸前塵陷於根界夫根塵既備有待鏗然似不可解矣蓋由昏動之動散也故又謂之昏散嗚呼昏散果何物哉置我於生死浩然之中顛連長劫痛苦歷窮竟不能擺脫消解使我現前日用之際如處覆盆之下如盪飄風之中無須臾明靜者非天地非鬼神爲之祟究其所以必使我當明反昏當靜反動人號萬物之靈而昏散之權在彼而不在此所

以無我而靈者埋沒不振本明不明本靜不靜皆昏散主之也有志於收放心者苟不能主昏散而受昏散主則收放之功終難建矣故曰欲收放心先究昏而不在彼然昏散之所以然亦不易明如能明之則由情而復心由心而復性如掌中見紋理鏡中見眉目自此乘明治情譬如挾天子而令諸侯孰敢抗命故曰率性治情非見性者不能又曰聞道易明道難又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真萬古之名言也苟非喪心病狂者誰不信入依此而行

功不虛棄終造歸無所得則昏散名定慧不名明靜者聖人蓋欲不忘復性之功也此謂之逆流蓋逆無明流而入法性海故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此理昭著雖至愚者舉逆順梗槩示之亦必了然況智者乎又常居飲食後不覺昏沉要睡此斷不可縱情必當以散動倒治之則醒醒後雖熟睡可也其治散亂法亦同良以衆生日用不昏卽散不散卽昏昏昏昏散散昏昏自無始以來勞敝我如此又一切病患皆生於昏散故善治昏散者百病輕減亦不易老究其所以不過要昏散之權不屬昏散而

必屬我要醒則醒昏之不得要睡則睡散之不得始
試之於飲食前後終徵之於卽昏卽散而明止觀由
止觀而治昏散昏散復本則所謂明靜之德不待召
而至也如問性體待汝鑄昏散成定慧後再爲汝道
未晚也

示陸季臯

龍乃鱗蟲之長其亦有君臣男女雖深雲重嶂之中
而出沒往來大都無常是故吾輩居此當一切起居
屙屎放尿赤體不淨之言宜一一戒之則護衛信心
自然之理其必不愆者也反是則能以處而無魔事
未之有也嘻住茲幽勝受此清社真片時直抵百年

可不自重自大哉

潭柘示法侶

近日人命干連今日舍利臨筵日道誰福誰罪開沉

吟師咄曰黑暗女功德天善用之福無邊

西雲居示道開

風鼓萬物泉行地中樹動卽知有風物潤卽知有水
豈必待眼見風與泉然後知哉人心固有之光初無
內外匪屬生滅無我而靈眼資之而見色耳藉之而
聞聲鼻假之而識香臭舌借之而味不昧身意二根
憑之而始有覺與知也濟上曰汝等諸人各各有無
位真人在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總不薦取
而取我求實一何愚癡長沙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

爲從前認識神濟上則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卽是佛性無煩別求長沙又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指爲識神佛性則無我而靈識神則有我而昧濟上乃法海老龍宗門匠石豈不辨佛性與識神耶長沙仰山畏其機峻呼爲岑大蟲豈亦不能辨識神與佛性耶此兩重關去聖時遠無論黑白菽麥不知每認識神爲佛性斥佛性爲識神是此非彼是彼非此卽號稱大善知識與老道學者佛性識神尚辨不出況矮人與瞎公雞乎萬佛也不識好惡一味信口亂統不遑顧人喜與不喜但願綱宗明白眼目人天雖殺

身可也巖頭曰但了綱宗本無寔法歲公法窟爪牙也不以佛性識神提撕直以綱宗爲已任學者可以思矣蓋綱宗曉了魔外防閑不費金湯祖庭自固矣所謂寔法者說理說事說事理無礙說事事無礙說鼻祖東來斥相泯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三藏十二部說一千七百則機緣皆實法也故曰一大藏教是拭瘡疣紙一千七百則機緣是亂葛藤雖然如綱宗了然則彼種種皆我固有之光也何以故心外無法故古德曰心明則始見性光由是觀之見色則以眼爲眼見性則以心爲眼心見性時如風游太虛如

泉潤大地謂之有能所亦不可謂之無能所亦不可何者以風與太虛不可捉摸故潤與土揀擇不出故然非無風與太虛非無泉與土也始光既發心求無上菩提設綱宗不明看教則受教瞞叅宗則受宗瞞教與宗並是出世清淨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飲食男女聲色貨利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且道如何是綱宗卽臨濟雲門潞山法眼與洞上密印諸方納子者也綱宗如大將兵符兵符在握則兵多多愈善兵符釋手則一兵不受命矣故綱宗一明卽諸佛諸祖或生或殺機握在我況人天魔外耶教

家綱宗如不明理事皆不成就三昧則文字語言與種種義理都謂之所知愚禪家綱宗不明則不能鉗鎚學人死其偷心偷心不死古人謂之鶻臭布衫始光須知佛祖旋陀羅尼智非黑白淺識闖茸所堪留神惟大心衆生可以擔荷旋陀羅尼卽宗教綱宗別名耳始光如旋陀羅尼不知則心不明且被情奪將恁麼當眼見性乎性亦不難見難在于不能自重能自重凡所施爲自然不敢苟且比來黑白雖號稱禪禪講道咸不能憂深慮遠總來苟且圖个口解脫便了所以識神佛性九箇到有十箇辨別不出識神佛

性既辨別不出則率性與率情所以然之說渠安能
明了率性則無往不妙率情則無往不麤何以故率
性則無往而非無我而靈者用事故率情則無往而
非有我而昧者用事故又率性若未見性安能率之
如人渴不見水又飲何水惟見性者然後能率性能
率性則無始以來一切染習種子現行無擇境緣順
逆自然任運而消故曰見性人習氣不消而消不修
而修古德曰識得主杖子與汝主杖子一任挑雲挂
月撥草瞻風識不得主杖子奪取汝主杖子直教汝
扶籬摸壁去此卽率性與率情樣子也亦綱宗中不

得不_知簡者脫不料簡則佛魔不辨矣又率性不昧
則始_受用得本有光明受用得本有光明謂之密以
此密能料簡防閑魔外謂之印曹溪因惠明問曰此
外有密意否曹溪曰密在汝邊若始光問萬佛此外
有密意否萬佛則曰玄沙破砂盆是密意臨濟乾屎
橛是密意雪峯滾毬是密意曹山木蛇是密意馮山
水牯牛是密意耽章和尚墮字是密意始光若謂破
砂盆等是無義路句此乃近時魔外見解如此若謂
別有義路且道畢竟如何是他義路如於此透不過
去則樹動不識風地潤不識泉可知矣風與泉佛性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
之譬也動與潤識神之譬也譬喻乃象之小者也始
光如能玩象得意則識神與佛性一任安名賞號了
無過咎如意未得則句不活句不活則不能洗光佛
日且道佛日懸在何處咄除却覆盆求燭照斬頭覓

活太癡生

示始光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

終

